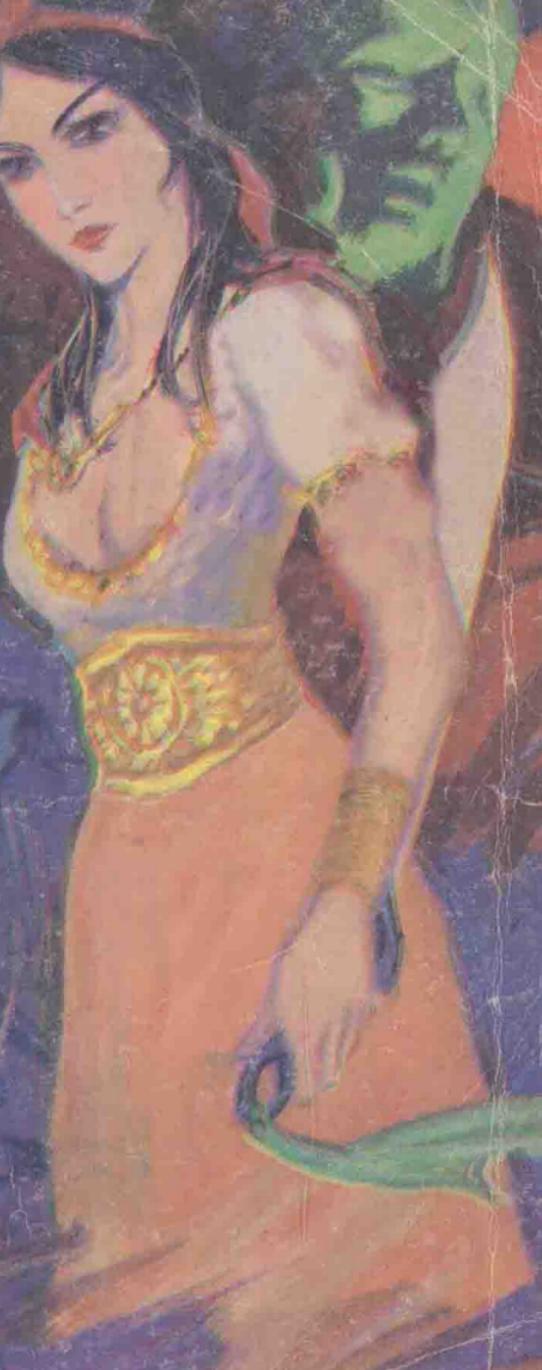


飞天佛像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永康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版面设计：李军

书名 飞天侠女
作者 宝 琦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盐道街三号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
印刷 重庆华彩印刷厂

1988年8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8.5

印数 1—150000册

字数 187千

ISBN7-5411-0249-4/l·236

定价：2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故事曲折、跌宕的通俗小说。

作品围绕屠龙剑的去向归属，展开了一场震惊朝野，延绵数年的恶斗：一方是矫诏承继大统的雍正及其爪牙御前侍卫，地痞团伙“血滴子”，一方是誓报父仇的侠女吕四娘及屠龙会会友。为夺宝剑，御前侍卫个个孔武横强，不惜杀人如麻；誓诛雍正，屠龙好汉人人身怀绝技，历尽千辛万苦。在这场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负的斗争中，侠女四娘时而亡命京师，以图大业；时而亲谒道观，拜求恩师，她来去无踪，惩凶杀贼，而一旦邂逅情人，也不禁柔肠寸断。当争斗双方同时被雍正施计酖毙，命绝慈云寺后，幸免于难的侠女终于挥剑屠“龙”，报仇雪恨，与心上人浪迹天涯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| 老书生身陷文字狱 | |
| 第一 章 | 亲骨肉一路护囚车 | 1 |
| | 吕毅中无辜遭杀戮 | |
| 第二 章 | 奇女子立志报父仇 | 10 |
| | 颜氏夤夜接纳俊丽人 | |
| 第三 章 | 王府更深闯入不速客 | 16 |
| | 唐侍卫偷鸡不成蚀把米 | |
| 第四 章 | 吕四娘留笺赠金奔他乡 | 27 |
| | 吕四娘乔装改扮贵公子 | |
| 第五 章 | 二侍卫逢迎拍马露真情 | 44 |
| | 内哄起萧墙 | |
| 第六 章 | 康熙封屠龙 | 55 |
| | 雍正日夜怕屠龙 | |
| 第七 章 | 李八得意泄天机 | 66 |
| | 四娘轻戏二侍卫 | |
| 第八 章 | 牛李贪杯出丑态 | 70 |
| | 母女艰难登泰山 | |
| 第九 章 | 四娘求剑遭冷遇 | 76 |
| | 讨屠龙两怪逞豪强 | |
| 第十 章 | 掩败迹义弟杀义兄 | 85 |
| | 四娘偷学无极剑 | |
| 第十一 章 | 于七拂袖拒高足 | 96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| 众侍卫汇聚岱宗坊 | |
| 第十二章 | 董兆元只身访于七 | 100 |
| | 于七兵败坠山崖 | |
| 第十三章 | 四娘飞刀救师尊 | 111 |
| | 董兆元投桃报李 | |
| 第十四章 | 吕四娘捧剑认师 | 115 |
| | 师徒俩夜奔萝州城 | |
| 第十五章 | 吕四娘大意失“屠龙” | 122 |
| | 崔华成谋事聚友楼 | |
| 第十六章 | 师徒俩初访崔家庄 | 142 |
| | 吕四娘威镇崔家庄 | |
| 第十七章 | 崔华成弄巧反成拙 | 149 |
| | 屠龙牵动众人心 | |
| 第十八章 | 华成为友暗分神 | 164 |
| | 众侍卫楼前受阻 | |
| 第十九章 | 吕四娘铤而走险 | 172 |
| | 崔华成堂前收螟蛉 | |
| 第二十章 | 众侍卫炮轰崔家庄 | 181 |
| | 吕四娘败投潞州府 | |
| 第二十一章 | 周雨桐乘机陷牢笼 | 190 |
| | 周雨桐养息荒山村 | |
| 第二十二章 | 吕四娘真情慰“恩人” | 214 |
| | 书生落魄长安街 | |
| 第二十三章 | 异乡巧遇同病人 | 223 |
| | 实在人净干荒唐事 | |
| 第二十四章 | 两颗心实乃一颗心 | 233 |
| | 奇祸突降小院遭劫 |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五章 | 四娘无策迁怒书生 | 239 |
| | 雍正阴设陷虎计 | |
| 第二十六章 | 慈云寺内摆鸿宴 | 246 |
| | 侠女飞天剑出匣 | |
| 第二十七章 | 雍正身首两分家 | 257 |

老书生身陷文字狱

第一章 亲骨肉一路护囚车

雍正登基后，本该偃武修文，广施仁政。他却猜疑成性，嫉贤妒能，又极寡情薄义，好动杀戮，深怕到手的皇位被自己的手足弟兄们夺去。因此，登基不久，他就向几个最精明的弟弟开了杀戒：八阿哥允禩，生得聪明伶俐，被他找个借口打入囹圄，削去王籍，连名字也强改为“阿其那”，译成汉文就是猪；九阿哥允塘，精明练达，被他造个事端，也相继抓捕入狱，强令改名为“塞思黑”，译成汉文就是狗。这两位阿哥被抓捕后不久，就不明不白地暴死在狱中了。

十四阿哥允禩，与雍正同母所生，也是众弟兄中最受康熙宠爱的一个。晚年的康熙，曾把一部分重大兵权交给了他。虽然雍正与允禩之间的关系比其它的手足弟兄们更亲近一层，可是登了大宝的雍正，看重的并不是手足情分，而是自己座下的皇位，为了皇位，他怎会放过这位马上马下，精明能干的兄弟呢。于是，他声色不露地找了个口实，下了允禩的兵权，把允禩长期禁锢在皇陵里。

雍正把他的众多手足弟兄杀的杀，关的关，并没丝毫减轻自己的疑虑。接着，他又向那群王公大臣们开了刀。在那群王公大臣里，首先被他除掉的并不是那些没作为的庸碌之辈，而是那些给他帮过大忙，出过大力的文臣武将。因为这些人

最了解他的实底儿，有他们存在，自己所做的很多丑事儿，就可能被泄露出去。

雍正内诛骨肉，外戮功臣，直杀得朝野上下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。王公大臣们清晨上朝时，家人竟有哭送的；傍晚，官员们归来了，合家设宴相庆。“好傢伙，这一天，总算平安过来了！”

王公大臣们尚且如此，那些平民百姓，芸芸众生们，就更可想而知了。因一言不当，举家丧生的事件，屡解不鲜。

且说浙江海宁州石门县的县城内，有一位教书的先生，此人姓吕名毅中。他空有一肚子的诗词经纶，却不愿意出仕为官，只在家中设了一座塾馆，教几个童蒙度日。闲暇时，专好交往几个腐儒，聚在一起吟诗作画，发一些空论，也无非叙说一些古往今来，哪位帝王，哪位将相的成败得失。

他哪曾想到，只因闲扯这些不咸不淡的空话，却引出了一场塌天大祸，害得众多儒生株连九族死于非命。就是那死去多年的先人，也被暴骨扬尸，不得安宁。

一天，吕家又来了几位客人，大伙儿乘着酒兴，填词作赋，消磨夜晚的时光。恰在这时，一阵凉风吹过庭院，将桌上的书页刮翻了几张，吕毅中见景生情，当即吟诵道：

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？”

那群腐儒们立刻击掌附和道：“妙哉，妙哉！”

墙内有语，墙外有耳。这句诗很快就传到了雍正的御案上。

那雍正在未登基时，曾在亲王府邸中成立了一个“粘杆处”，豢养了大批的豪士，探客，俗名叫做“血滴子”，专门刺探朝野上下的动态。如今皇位到手，这种侦探活动更是有增无减。吕毅中的“清风诗”，正是被一位探客呈报上来的。

雍正接到探报后，立刻将硃笔一挥：着令浙江总督严查此事。那浙江总督尚有几分爱民之心，怜才之意，对吕毅中等儒生亦早有耳闻。于是，赶紧写了一道奏折，想为他们遮掩一下。那道奏折的大意是这样的：

查吕毅中等一千儒生，平日并无反叛之心，“清风诗”实乃一首风花雪月之作。亦无影射之嫌。

这位总督又怎能知晓，此事另有起因呢？这道奏折呈送上去不久，株连得他将那顶官帽儿也丢了。

吕毅中的父亲名叫吕留良，表字晚村。是位名噪一时的程朱理学家。自清兵入关后，他一直幻想着灭清复明。特别进入了垂暮之年，与另一位理学家张履祥结为密友，二人共同写了几本《论夷夏之防》、《评井田封建》之类的著述，借以言明心志。康熙二十二年，吕留良一病逝去了，而他留下的那几本书，却给晚辈儿孙们带来了大祸。

吕留良有个学生，名叫严鸿达，十分崇拜老师，将他的几本遗著拿到外边广为传播。严鸿达有个朋友，湖南彬州人，名叫曾静。这位湖南老表，乃是一位假自清高，狂妄不羈的骚人。他拜读了吕留良写的这几本书后，免不得引动了一番他的书生意气，立刻拍案奋起，找来了他的学生张熙。二人经过一番密谋策划，曾静立刻派张熙远涉四川，去找抚远大将军岳钟琪。他们当时想，那岳钟琪本是岳武穆的第二十二代玄孙。他家老祖宗与金人抗争了一生，他又怎能甘心与金人为奴仆呢？只要用吕老先生的遗著去打动他；此事岂能不一拍即就，江山垂手可得，大清王朝就像风中残烛，倾刻就会覆灭。那宰相，大学士，辅国公的官帽儿，岂不象风刮来的一般，历史地，必然地降落到斯人的脑壳儿上。

“兮兮江山乎，捨吾而谁何？天降大任与斯人也。”

师徒二人想到那高兴处，免不得手舞足蹈了一番。张熙立刻收拾行装，赶奔四川，而曾静则安居在彬州，翘首切盼着起事的佳音。

张熙经过一番跋涉，周折，终于进了辕门，见到了这位岳大将军，立刻将那些事先想好的策反言词，从从容容地从头说起，还没容他说完一半，只吓得这位岳大将军汗流浃背，惶惶不安。岳钟琪的头顶上有位猜疑成性，心胸狭小的皇上；四周又有很多见机相轧的同僚，平日虽克尽职守，小心在意，还深怕别人给他穿上一双透明的小鞋呢，诚所谓仕途多险恶。今日冷不丁儿来了这么一位冒失鬼，在大厅广众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哇啦哇啦的公开策反，他又怎能不胆战心惊呢，此人是皇上派来的暗探，还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……

他蒙头转向了，一时间闹不清此人的来头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这些策反的言词再也不能让他说下去了，还是先打完了，再讲道理。他一声断喝：“住口！”止住了张熙的话口，让那群偏俾牙将们，把张熙按翻在大堂口上，一顿棍子，直打得他皮开肉绽，立逼着他招供：是受何人驱使，何人主谋？那张熙却也有几根硬骨头，身受重刑后仍是骂不绝口，什么先圣的教诲啦，祖宗的英灵啦，一时也弄得这位岳大将军十分难堪，只好将他草草收监。将军的帐下有的是诡计多端的谋士。有位外号叫方小嘴的，当时向岳钟琪进言道：“将军何不使用一下反苦肉计呢？”一句话提醒了岳钟琪，让这位方小嘴捧着两支上好的七品老山参，进监去探望。方小嘴在狱中见到了张熙，脸上挂出了一副愁苦相儿，叙说了岳将军的很多难言之隐，什么：当众打他是为了掩人耳目呀：不得已而为之呀，等等，等等。

那张熙却是吃软不吃硬，一片甜言蜜语过后，只哄得他耳热心跳。当时，就把那曾静、严鸿达、吕毅中、吕留良，连死的，带活的，合盘儿全托了出来。

岳钟琪得到了这份实录口供，赶忙写了一道奏章，十万火急地送往京城。雍正收到这份奏章后，早派出了几拨儿身手不凡的探客，星夜赶奔浙江，刺探吕家的动静。吕毅中的“清风诗”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探客们弄到手的。地方官员与吕氏合家老少，又怎能知晓这段内情呢？

吕毅中家中人口甚少，只有老妻孤女。他的女儿吕四娘，年方十八，虽然生得端庄秀丽，却不像别人家的女孩儿那样嫩弱。她生性活泼，淘气，全没有一个女孩儿家的端庄文静样儿，就是比那同年龄的男孩子们，也要顽皮几分。虽然生性如此，却聪颖过人。八岁时，父亲教她诗词，她能过目不忘。吕毅中夫妇俩十分喜爱她，将她视为掌上明珠，破例让她在塾中就读。塾中有十几个男孩子，瞧她是一个孤零零的弱女子，免不了趁先生不在时，轻言戏语，抬手动脚地欺辱她，哪知他们反而吃尽了苦头。

一天，吕毅中给学生们出完了题目，倒背着双手，离开了书斋。有个盐商的儿子，平日很是骄横刁野，塾中的几个同窗学友。常因一言不和被他打得鼻青脸肿。因此，就是那些个子高，年龄大的男孩子们，见面时也惧怕他三分。他见老师不在，又欺四娘生得弱小，就存心戏弄她。他偷偷抓起四娘身后的长辫子，往椅子背上系，被四娘察觉了，却佯做不知，翻身一把，按住他的脑袋，他的咽喉正好被卡在椅子背上，功夫不大，直憋得他面目青紫，大汗淋漓，哪里还能动弹得了。

平日惯受他欺凌的男孩子们，个个拍手称快，书斋内顿

时乱成一团。吕毅中闻声归来，见女儿如此整治这位富商的儿子，急忙喝斥，四娘这才放开手。如果老先生再晚归一步，那位监商的儿子怕要背过气去了。

放学以后，这位吃了亏的阔家子并不服气，乘吕四娘不备时抡起拳头，向她后背打来。谁知吕四娘早有准备，闪身一躲，藏在了另一个男孩的身后，伸手摘下那阔家子头上的小帽，顺手一丢，那顶圆溜溜的瓜皮小帽儿就飞进了树梢上的老鸹窝内。

从此，塾中的那般学友，没有一个人敢欺负她。相反，学友之间一旦产生了什么纠纷，或者哪个弱者受了强者的欺负，往往求她评理，请她申张正义，她，这个八岁的小姑娘，竟成了这座塾馆里的孩子王。

她的心怎么也集中不到书本上，只要门前来了练武卖艺的，她总要变着法儿偷偷地溜出去，蹲在旁边，一看起来就没个完，直看得饥肠辘辘，还舍不得转回来。

吕老先生也拿她没办法，常常在一位练武的朋友面前数落她。吕老先生的这位朋友，是位武功出众的镖师，姓扬名志方，外号人称金刀扬。他见四娘秉性奇特，立刻向吕老先生进言道：“让你令爱弃文从武吧，古往今来，练武的女孩儿大有人在嘛：花木兰，梁红玉，荀灌娘，还有水泊梁山中的许多女英雄。后世人哪个不称赞呢？家中若真出下那样一个侠女，怕要胜过你一生苦苦巴巴地舞文弄墨呢！”

吕毅中并非十分守旧的人，听了扬志方的劝告，立即将女儿托付给他，求他传授武艺。

吕四娘弃文习武后，功夫进展得很快，只两年的时间，金刀扬就教不了她了。又将她送回来，嘱告吕老先生道：“你为她另觅名师吧，我的功夫就到这儿啦，可别耽误了

她。”

在这小小的石门县境内，吕毅中去何处为她另觅名师呢？也是天缘凑巧，在那天目山上有位名叫广慈的独臂老尼姑，此位尼姑是位大有来头的人物，她是明朝最末一代皇帝崇祯的女儿长平公主。崇祯很讨厌自己的女儿舞刀弄枪，一怒之下，砍去了她的一条胳膊。这位公主只好忍痛逃出了深宫内苑，潜入天目山，入了空门。拜了一位异人为师，学了一身精妙的剑术。明亡后，她虽嫉恶如仇，立志要为父报仇，光复大明的江山。只是已交风烛残年，可惜力不从心，闻得石门有位吕留良，吕毅中，两代人不愿意仕清，门下又有位秉性奇特的女儿，这位昔日的公主，暗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她的身上。这才悄悄地下了天目山，在石门县城内募化、打探。与吕四娘会晤了几次，她心中十分喜悦，立刻登门毛遂自荐，要将四娘收为艺徒。吕毅中当然是求之不得，当下就答应了这件事。自从广慈将四娘收上山，又在那里练了几年，功夫可就不一般了。

她武艺学成回到家中后，吕老先生十分欢喜，平日与那帮儒生们饮酒欢叙时，免不得将她唤出，在众人面前练几手助助酒兴。果然是七、八年的功夫没白费，这位小姑娘，长拳短打，腾挪跳跃，身手很不一般。只见她双足点地，轻轻一纵，身子已落到屋檐上，象只凌空的飞燕，拧腰撒腿，身子往下一蹲，又好似扑地的猿猴……

看得众儒生眼花缭乱，喜不胜收，有位儒生当场就送给她一个绰号——飞天侠女。

从此，她名声大噪，在石门、海宁一带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吕四娘长到十八岁，正赶上父亲出了这样的事端。父亲

被地方官员们锁上镣铐，打入囚车，押解进京了，四娘早已将事情的始末来由探听明白。她回到家中同老母亲商议：

“娘呀！我爹吃下了这种不明不白的官司，咱家怕是凶多吉少了，说不定你我母女二人也难免要受株连呢，干脆，我保护着您老人家，咱们也进京吧，一来沿途可以保护爹爹，再则进京后可以相机行事。如果能够碰上一个通情达理的好官儿，替我爹辩白两句，说不定能够化险为夷呢。”

吕氏本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女人，家中平白降下这般大祸，她早已惊得六神无主，方寸已乱，只好听凭女儿安排，

四娘拣些家中值钱的金銀细软，打做一个小包儿，系在腰间，雇了一匹马，趁夜深人静将母亲扶上马背，娘儿俩就这样上路了。

第二天晌午时，只听得前面的大路上，囚车辚辚，一个头戴银顶子，身穿补服，胸前绣有海马的九品小武官，带着十几名手执刀杖的兵卒，押解着十余辆囚车，不紧不慢地朝前赶路。

年迈的老父亲被囚禁在第一辆车上的木笼里，手脚上着重铐。那颗苍老、枯瘦的头颅，被卡在木笼外边，汗水顺着他的前额滴落下来，情况甚为凄惨。

四娘立刻紧走几步，想凑近囚车，替年迈的爹爹擦把汗，再问他一声渴不渴，饿不饿。那押解的兵丁却举起五尺长的水火棍，朝她没头没脑地砸下来。四娘见状大怒，伸手接住那根棍子，就要与他厮拼。

囚车中的吕毅中，高喊了一声，制止了女儿：

“儿呀！你不可如此鲁莽，此事与他们无关，是那皇上有御批呀！”

四娘高叫一声：“爹——”

眼望着年迈的爹爹在囚车中受苦，她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最后，与母亲偷偷商议道：

“娘呀！不是女儿夸海口，就这几条酒糟汉子，我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不如找个僻静处，一刀一个，把他们全宰了，劫下我爹，咱们一块儿远走高飞吧！”

不知吕氏夫人将怎样回答她。

吕毅中无辜遭杀戮

第二章 奇女子立志报父仇

吕四娘看见老父亲那付受罪的模样儿，心中顿时生起了杀人的念头，直吓得吕氏夫人面如死灰，战战兢兢地拦阻她道：

“唉！那，那可万万使不得呀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杀了那伙公差如何了得，还是跟着他们进京吧。这群地方官员不讲道理，难道京城里的圣天子也会如此吗？你只须沿途好好地照料你爹爹，不要叫他受委屈就行了。”

四娘虽然平日很淘气，却非常听父母的话。她见母亲这样嘱告自己，只好将那满腔怒火强忍下去。

说话间车马进了一座小镇，那群兵丁将十余辆囚车集中到一家酒店门前。那位骑马的九品官儿冲着一名兵丁咧了咧嘴巴，那兵丁立即来到吕毅中面前，双手抱肩，模眉立目地说道：

“喂！姓吕的，你可识相着点儿，大热的天儿，我们哥儿几个腿儿苦，就是我们唐老爷，也在马上为你挨颠受累，你哪，滋滋润润地坐在车上，可够享福的啦。现在马也累啦，人也乏啦，你也该破费几两犒劳犒劳我们几位吧！”

身负沉冤的吕毅中，心中本来就很痛苦，又要受这伙兵丁的盘剥、折磨、真是求生不得，欲死不能。他两眼满含着

泪水，冲着这位兵丁央求道：

“总爷，我一个穷教书匠，身上哪有银两，念我背下这不明不白的冤情，请您多多行些方便吧！”

他的这些可怜话，哪能感动贪梦凶恶的兵丁呢？只见那兵丁从那姓唐的官儿手中接过一根皮鞭。这根皮鞭却有些讲究，黄杨木的把儿，杯口粗，半尺长，那鞘儿却是生牛筋拧的麻花条，一头粗，一头细，长约三尺三。此鞭有个名儿，叫做“懒驴愁”。慢说用它打人，就是打那有皮有毛的牲口，怕也经不住几下子。

那兵丁一边撸胳膊挽袖子，一边凶狠叫喊道：

“你们这群穷酸儒，从来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没银子打油，那好，我先抽你一顿‘懒驴愁。’消消我的心头火儿。”

说着，他抡起鞭子就向吕老先生的头上抽去。这时，发生了一件怪事儿，他抡起的鞭鞘儿，不知挂在了身后的什么地方。鞭子已抡起，就是抽不下，再用力抽时，他自己还险些被拖得仰面朝天跌在地上。急忙回头看时，只见一位青衣少女，怒气冲冲地站在她身后，这姑娘年方十八九岁，身材不高，却生得轻盈，苗条，鹅蛋型的脸庞上，白中透粉，粉中透红，水灵灵地显得那么俊秀。此刻，只见她杏眼圆睁，柳眉倒竖，一只手插在腰间，另一只手正牢牢地抓住那条鞭鞘，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，眉宇之间凝聚着一团不容欺侮的凛然之气。

这群兵丁是见过世面的，平素软的欺，硬的怕，见了横的喊亲妈。他见这位姑娘伸手可以抓住飞鞭，已知今天碰见了硬主儿。正是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那个打人的兵丁立刻软了下来，丢开手中的鞭子，冲着姑娘打拱作揖道：

“小姐，您，您别见怪，我想跟他讨要两碗酒钱，他不